



80年代清华女子垒球队。后排左1为王维屏教授，前排左3为陈旭

的特长，力争球队整体最优。1985年清华垒球队获得北京市高校冠军后，以清华为主组建了北京高校垒球队参加全国高校垒球赛，由王老师任总教练。

他是一位仁者，性格温和，潇洒儒雅，即使批评人的时候也是耐心指正、循循善诱，从未见他疾声厉色、急躁责备。他热爱生活，家庭美满。记得我们周末经常一起到王老师家去，师母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声乐教师，性格开朗，和蔼可亲，她教我们唱歌，还弹钢琴给我们伴奏，歌声笑声充满了小小的房间，师恩师情留在了我们的心间，终生难忘！

王维屏先生百年岁月无虚度、事业家庭皆成功的人生，是清华宝贵的财富，令我们敬仰，值得我们学习。在王先生百岁寿辰之际，衷心祝愿他老人家和师母健康快乐、福寿绵长！

樱花时节再访世纪老人刘绪贻

○史际平（1978级精仪）

刘绪贻教授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、老一辈社会学家。刘老1913年5月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，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，1945年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学习，1947年获得硕士学位，同年归国到武汉大学任教。后曾任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部部长等职。1964年重返武大转行研究美国史，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。2012年武汉大学遵从传统“祝九”的习惯为刘老百岁贺寿，并由他的友人和学生们编辑出版了一本大型纪念文集《野老丹心一放翁》（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文集，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）。2012年7月初我曾经在武汉大学为刘教授百岁贺寿

之际专程拜访了刘老，并得到刘老手签的纪念文集。

今年3月30日，武汉大学校园内樱花怒放的时节又是清华校庆的前夕，也是在刘老即将满102周岁的前夕，我和姐姐来到珞珈山脚下再一次拜访刘绪贻教授。刘老是先父史国衡（1939社会，1912—1995）的同学、老乡和挚友。记得家父的书柜中就藏有不少刘老的著作。2007年和友人杨嘉实（1977级力学）等人编辑《家在清华》，为撰写文章并追溯刘老与家父的交往我第一次到武汉大学拜访刘老，不到两年就看到刘老为纪念他与家父的这段友谊而撰写的文章《忆挚友史国衡教

□ 荷花池

授——一位潜力被扼杀的社会学家》(《读书》杂志 2009 年第四期)，文章中看到他们两人之间浓浓的情谊,让我深受感动。

根据事先与刘老的女儿刘东大姐的联络,知道老先生曾经跌了一跤,春节前才出院。为了便于照顾刘老,现在是和女儿住在一起。3月30日下午不到2点,我们如约来到武汉大学。这是我继2007年和2012年后第三次来拜访。见面之后看到刘老身体虽然比我上次来略差了一些,坐着轮椅,但是人很精神,声音洪亮,回忆起往事思路非常清楚。我们的谈话涉及了老人当年的同学,刘老竟然可以清楚地说出老友夫人的籍贯。谈话中还关怀着我们的下一代,问起我儿子在国外谈的女朋友是华裔还是外国人。

我知道除了几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研究,刘老非常关注现实社会问题,他针对这些问题而发表的见解常引起社会反响。他的同行这样评价他:“罕见的高寿,罕见的思维活力,罕见的学识和胆量。”刘老的名言“做学问不能为稻粱谋”,对于当今的学术界无异于清醒剂和警钟。剑指禁区,箫忧天下。年轻时,刘绪贻骨子里的良知和正义,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并未淡化。刘老曾坦言自己很欣赏龚自珍。龚自珍生于1792年,1841年逝世,正是清朝内忧外患兴起并日益严重的时期,他先于一般人认识到这种危机,还忧国忧民,提倡改革。遭到反对和压制时,他愤世嫉俗,又深感无奈,写下:“一箫一剑平生意,负尽狂名十五年。”因此之故,刘老的口述自传《箫声剑影》的书名,出处便是龚自珍的诗词佳句。出于礼貌更是出于对刘老的敬爱,行前特意请教了在美国耶鲁大



作者姐弟与刘绪贻教授及女儿合影

学执教的如骏兄,他郑重地建议从龚自珍《己亥诗集》精选几首,由如骏兄手书扇面在北京装裱后,才有了我们的借花献佛并以此表达对刘老深深的敬意。

不知不觉之间时间飞速流逝,近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只得依依不舍地起身告辞。刘老从轮椅中站起来和我们道别并一再坚持留我们一起吃晚饭,真的是不敢多打搅,最后老人自己走着送我和姐姐到门口。细细想来与其说是拜会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享受,在老人那里不但可以领略老一辈清华人自强不息精神的风貌,更可以接受老一代人文学家厚德载物精神的沐浴。

2015年4月22日于美国康州

七律·银发无忧

○史鸿田(1964 冶金)

银发无端颐养年,勿生妄念悟道禅。
得失扰扰随梦蝶,恩怨忧忧化灰烟。
书问旷怀神着意,高风得道甚轻安。
解颜一笑岂易得,相伴朝夕笑更甜。